

你经历过哪些大型社死现场？

进了产房，才发现接生医生是我前夫。

「周瞻尔你想干吗，你把刀拿开。」我躺在床上，冲着拿着产钳的妇产科副主任兼我的前夫周瞻尔尖叫道，身子不断地往产床的另一边挪。

要是我这会儿行动还方便，一定比兔子溜得还快。

周瞻尔眯着双眼看着我，冷笑道：「吴嗣音，你这个水性杨花的女人，我们离婚才六个月零十天又十二个小时」，他在我肚子上比画了下，吓得我心头一震，「看你这样子快足月了吧。」

「对，我就是水性杨花怎么了，你还不是一样，你们家云其妹妹也快生了吧.....」

他手上动作一停，愣了下，「吴嗣音，我没娶她。」

「哦。」

他没娶沈云其.....

来不及多想，新一轮的阵痛又快速袭来。

「啊.....」我忍不住叫出声。

「怎么不喊奸夫的名字，你从前不是说生孩子的时候要把害你怀孕的人骂个狗血淋头吗？」周瞻尔挑了挑眉，「怎么不喊了，还是我在这儿，你不好意思地骂。」

「关你屁事，老娘愿意喊就喊，不愿意就不喊，你都是我前夫了，管那么多干吗。」

额头上的汗顺着流下来，进到眼睛里，弄得我眼睛生疼。

「啊.....」我一声喊得比一声大，疼得小脸煞白，手紧紧抠住旁边那个人的手臂，直要把指甲卡进他的肉里一般。

身边的人并不吭声。

「吴嗣音，我真好奇那个奸夫长什么样，能让你出轨为他生孩子，我们结婚整整三年，你都没在要孩子的事上松过口.....」他忽地靠近我的脸，问道，「你这种花痴肯定是要找帅的了.....比我还帅？」

鼻尖是消毒水混合着熟悉的味道.....

我的思绪又被拉回了半年前的那天。

星期六的晚上。

我捧着一本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躺在床上，昏暗的床头灯光打在纸上，朦朦胧胧的，让人昏昏欲睡。

周瞻尔怎么能看得下去这种无聊的书？！

书还没揭过第二页，已经稳稳地扣在了我脸上。

不一会儿，一堆帅哥已经开始在梦里排着队向我招手。

「嗣音，嗣音」，身边的人推了推我。

我咕咚着，翻了个身，没理他。

忽然「啪」的一声，我瞬间从梦中惊醒。

往床下一看，那本《纯粹理性批判》已经降落到了地上。

这搅了我清梦的玩意儿，我一把拾起那本书，把它扔得更远了些。

冷着一张脸回头，正对上周瞻尔那双似笑非笑的眼睛。

「吴嗣音，刚又梦到哪个帅哥了？」他往我这边凑了凑，手指在我的栗色卷发上绕了又绕。

「关你屁事。」我没好气道，就要躺下继续梦里跟帅哥的约会，唉，也不知道还能不能续得上。

「嘶.....」着急躺下去，倒是忘了还有一绺头发缠在周瞻尔那个变态的爪子上.....

我腾地坐起来，冲着周瞻尔又咬又打，「周瞻尔，你这个死变态，老娘丫的跟你拼了。」

他也不恼，也不躲，反而脸上带了些笑意，一抬手，抓住我两只在空中乱挥舞的胳膊，稍一用力，就把我压倒在了床上。

「吴嗣音，你老公我长得这么帅，你就不能多看看我吗？
嗯？」他拿下巴上刚刚冒出来的胡茬蹭着我的脸，胳膊肘「无意」地在我胸前蹭来蹭去。

我做了个色狼的口型。

「我今天还就当一回色狼了.....」那狗男人撕开我睡衣，狠狠在我的嘴唇上嘬了一口。

如果我没记错，这是我们结婚以来，我阵亡的整第一百件睡衣了.....

我也双手环上他脖子，热烈地回应着他的吻。

两具身子紧紧地贴在一起，渐渐地都变得火热。

周瞻尔的手开始从上到下不安分地在我身上游走，眼神也迷离起来。

「音音，给我。」他呼吸开始变得急促，整个人伏在我身上喘息不定，那炙热的眼神仿佛要将我吞噬一般。

我双手捧住他脑袋，在他那张英俊的脸上摩挲了几下，狠狠地含住了他的耳垂。

感受到他下腹的灼热，我轻轻附在他耳边说了句：「怎么办呢，老公，我前两天亲戚来了呢。」

身上的人突然暴起，冲着我大吼道：「吴嗣音，你竟然敢耍老子！」

说完，快步冲向了浴室。

我从床头抽出一张纸巾，擦了擦他刚刚留在我身上的口水，拉起散落在地上的被子盖上，心满意足地回梦里睡帅哥.....哦，不，会帅哥去了。

第二天一大早。

我顶着一头蓬发，戴着一副黑边眼镜走到餐桌边，倒了一杯水，咕咚咕咚一饮而尽。

周瞻尔正站在灶台旁站着煎蛋，回头看了眼我，眼睛简直要瞪到眉毛上面去了，赶忙关了火，快步走回了卧室。

等再回来时，他手里已经多了我的粉色拖鞋。

「吴嗣音，我说了多少遍了，不要光着脚在地上走，凉！」他蹲下，将我两只冰凉脚丫子捂了捂，塞进了拖鞋里。

「周瞻尔，」我又着手坐在沙发上，斜了眼看他，「别当我不知道你心里在打什么小九九。」

「我能打什么小九九，我不就是担心你的身体。」他将煎蛋盛在盘子里，用刀子切成一小块，送到我嘴边。

我就着他的手吃了一口，「你明明就是怕我生不出孩子，还不承认！」

「我承认，我承认，」他的语气突然变得正经了些，「音音，爸爸妈妈年纪都大了，都盼着有抱孙子的那一天，即便你暂时不想生，我也同意，可是你总得拿出个日程表来吧.....」

「周瞻尔，你又来了，」我堵住耳朵，「每次一提起来，你非要唠叨一大堆，生孩子，生孩子，我就是你生孩子的工具是吧，我看你妈也不见得要我生，她恨不得我生不出，你跟我离婚之后再去找沈云其呢，要是孩子真打我肚子里蹦出来，她才要气死呢.....」

「吴嗣音，你别越说越过分啊。」周瞻尔脸色沉了沉。

「我说错了？结婚三年，你妈给过我一个好脸色看吗？她本来不就是瞧不上我的工作、看不起我的出身，觉得我吴嗣音配不上你们周家高贵的门庭吗，我还.....」

「砰！」我话音还未落，周瞻尔已经将手中的盘子拍在了沙发旁的茶几上，铁质的叉子掉落在地毯上，发出一声闷响。

他脸色已经铁青。

我被他吓了一跳，使劲咬着嘴唇不让自己哭出来，眼眶处却是一阵酸热.....

之前，只要见我哭，他一定会死皮赖脸地贴上来哄我。

今天他却没有，而是站起来转身进了衣帽间。

不过三两分钟，他已经换好了一身出门的衣服，走到门口，换好了鞋，眼看就要出门去了。

「周瞻尔，你干吗去？」我眼底蓄满了泪，一眨眼就要落下来，声音也带了些哭腔。

他身形一顿，背对着我，没有回头。

「加班。」他声音很冷。

门被拉开，又很快地合上.....

我慢慢地躺下，整个人都陷在沙发里，右手捂着胃。

刚刚吃下的早饭仿佛都因为刚才的那番争吵堵在某个地方，上不去，下不来，让人难受得想吐。

我拿起遥控器打开电视，胡乱换了个台，电视上正在播着美食纪录片，一位老者正拿着锅铲翻炒着锅里的腊肉。

平日里我喜欢看的就是这种美食纪录片，但今天或许是因为胃里的不适，总觉得屏幕上的那把铲子搅到了我胃里一样。

我拉过一边的垃圾桶，把刚刚吃的东西都吐了个干净。

吐过之后，我倒是觉得整个人舒服了许多，只是一直到午饭都没有什么胃口，就呆呆地躺在沙发上，望着天花板上的吊顶灯。

刚过中午，我手机屏幕亮了亮。

是周瞻尔发来的微信，「二姨晚上的生日宴在无名居，记得去选份礼物」。

我纠结了一会儿，还是决定出门去选礼物。

毕竟周瞻尔的二姨和她女儿叶蓁蓁是他们家唯二两个对我还不错，且没有当面给过我难堪的人。

刚站起来，我就觉得一阵头晕目眩，扶着沙发背站了好一会儿，才缓过来。

「真是见鬼了，肯定是周瞻尔这个王八蛋给我气的。」我自言自语道。

晚上六点半，我准时拎着礼物踏进了无名居的大门。

刚走到包厢门前，已经听到了里面传来的谈笑声。

我推开门，所有的声音戛然而止，屋里静得连根绣花针落地的声音都能听得见。

我尴尬地站在原地，我已经不知道数不清这是三年以来第多少次面对这样尴尬的场景了.....

二姨脸上的笑意僵在了脸上，不过一瞬，已经招呼我道：「音音来啦，快来坐下，哎哟，这小脸怎么这么白，是不是工作忙给累的？」

「她那工作是忙，整天忙着给人端茶倒水，打扫卫生。」我婆婆瞥了我一眼，不屑道。

我心头一沉，仍是笑着将手中的礼物送上，「二姨，祝您生日快乐！」

「谢谢音音，有心了。」

「二姨.....」门口传来一句娇嗔的女声。

所有的目光都聚向了门口，周瞻尔挺拔地站着，右手插着裤兜。

他的旁边正是在外留学了三年的三姨的继女，也是他的初恋

——

沈云其.....

我心里有什么东西轰然倒下。

「云其，」我婆婆惊喜地喊道，「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沈云其快走了两步，在我婆婆身边坐了，靠在她怀里，「回来有几天了，大姨。」

「瞻尔，你知道云其回来，也不告诉我。」我婆婆责怪地看了周瞻尔一眼。

「大姨，你别怪瞻尔，是我不让他告诉你们的，人家想给你们一个惊喜嘛。」

果然他是早知道沈云其回来的.....

我抬头看向面前的周瞻尔。

他也正在看我.....

我抓起身边的包包，站起来对着婆婆和二姨说道：「二姨，妈，我突然想起酒店还有些事等着我处理.....」

「哦，好的，工作要紧，赶紧去吧，等会儿让瞻尔给你打包点吃的回去。」二姨脸上仍然挂着和蔼的微笑。

我婆婆则是偏过头，冷哼了一声。

我向二姨道了声谢，转身要走。

周瞻尔挡在我身前，「我送你吧。」

我没应声，越过他，走出了包间。

外面的天已经完全黑了下去。

我低首紧走，不管身后跟着的人。

「嗣音。」他喊我名字。

我没回头。

「嗣音。」他又喊了一声，快走两步，一把拽住我的胳膊。

我停下了脚步。

半晌的沉默过后，他终于开了口，「嗣音，云其她来了我们医院工作，所以我早两天知道了她回来的消息，今天也是下楼的时候偶然碰到了。」

「你不用跟我解释。」

「我知道你在生气，早上的事.....是我的错，我不该跟你吵架，也不该摔门走人。」

「你没错，你们全家都没错，都是我的错，我从一开始就不该肖想你高高在上的周大少爷，」我一把甩开他的胳膊，冲他吼道，「周瞻尔，我觉得自己就是个笑话，三年了，我还在拿热脸贴你们家人的冷屁股.....」

他一把将我搂进怀里，揉着我头顶的细发，「音音，我知道这几年你受苦了。」

我推开他，蹲在地上，眼泪顺着脸颊流下来，「周瞻尔，我好累啊.....」犹豫了许久，还是说出了藏在心底很久的那句话，「我们离婚吧。」

他站在那儿，仿佛很久都没有缓过神来。

「音音，我知道你今晚又受委屈了，但别说气话，这种话说多了伤情分。」他蹲下来，胳膊环住我的肩膀。

「周瞻尔，」我侧过脸，对上他那双深邃的眸子，我曾经爱惨了这双眼睛，「我没说气话，我真的受够了.....你觉得再这么无休止地折腾下去，我们还会有什么情分吗？这三年，你除了在我跟你妈中间和稀泥，又或者是劝我忍着她，你在她面前维护过我一次吗？」

「音音，我妈她人不坏，就是要面子。」

「所以，是我让她丢了面子，她才会这么对我？」

又是一阵让人窒息的沉默。

「音音，你先回家休息，我们都冷静一下。」

他扶着我站起来，走到车子旁边，帮我打开了车门。

我坐进驾驶位里，关上门，也不顾他站得离车近，一脚油门踩到底，车子飞了出去。

一路飙车回到家。

嘴唇干得吓人，有些地方已经裂了几个小口子，冒出血珠子来。

我走去餐厅想倒杯水，路过酒柜的时候却莫名其妙地停了下来，取了一瓶洋酒。

一口灌下去，浓浓的酒精味在口腔里扩散开。

真辣啊.....

我倒退两步，看着这个几乎占了整面墙的酒柜，里面形形色色的酒整齐地摆在里面，有国产的，也有他们去国外旅游时背回来的

周瞻尔并不喜欢喝酒，但却收集了这么多酒，我每次抱怨他乱买东西，他都笑着说，这些都是要留着以后跟儿子女婿喝的。

手机屏幕又跳跃起来，我看了眼屏幕上硕大的那个名字，按掉了。

过了一会儿，手机又响了起来。

我接了起来。

「到家了吗？」电话那头，是他低沉的声音。

「嗯。」

「那就好，早点休息。」

我没说话。

过了一会儿，电话仍是没有挂掉，只是已经没有他的声音，剩下一片推杯换盏的嘈杂声。

我刚要挂了电话，那头忽地响起一个女声。

「大姐，你们家儿媳妇儿也太不懂事了，这阿姨过生日，她竟然只露了个脸就走了。」

我听得出，这是周瞻尔三姨，也就是沈云其继母的声音。

「三姨，她工作忙。」

「再忙，一顿饭的时间还没有吗？我看她就是不把我们这些长辈放在眼里。」

「三姨，嗣音她不是这种人。」

「依我看啊，她肯定是看了云其自惭形秽，不敢再在这儿待了吧。」我婆婆的声音在电话里响起。

「哎哟，我的亲姨啊，我长得哪有嗣音那么好看。」沈云其说道。

「哼，她也就是那张狐媚子的脸，勾得男人神魂颠倒的……」

「妈，你别这么说音音。」周瞻尔的声音冷了下去。

「我可真是命苦，儿子都被别人拐走了，要是云其当初做了我……」

「妈！」

「瞻尔，你妈说的也没错。」

电话里一阵沉默。

「妈，二姨，三姨，今天嗣音有事先走了，我替她敬各位长辈一辈，嗣音有的时候有些小孩脾气，要是得罪各位长辈之处，希望各位长辈大人有大量，不要跟她计较。」

「啪！」我把手机重重丢向了对面的墙上。

吴嗣音，这种事你不是见得多了，到底还在期待着他什么。

昨晚肌肤相贴的亲热还在眼前，不过一天时间，好像一切都已经变得天翻地覆了。

离婚的想法已经缠绕在心头很久，但每次看见他，我都放弃了，因为舍不得，舍不得这段三年多的感情，舍不得这段自己放弃自我才换来的婚姻，更舍不得我寄托了所有情感的他...

我承认，看见他跟沈云其并肩出现的那一刻，我心里固守的最后一道防线终于崩溃了。

这些年，不论他家里人怎么为难我怎么羞辱我，我都可以忍，就是因为我始终坚信他是爱我。

我也爱他，所以我愿意为了他去做一切我不想做或者我不擅长的事情。

但在刚刚的席间，我动摇了。

沈云其望向他的眼神，带着说不尽的情谊，而他在对上她的眼神里，也带着克制的温柔。

他们那段七年的过去让我心慌，更让我对我们之间的感情产生了怀疑。

或许，他真的不爱我。

或许，他当年娶我，真的就是因为沈云其出国了。

我缓缓起身，走进衣帽间，取下了柜顶的行李箱，将自己的衣服和化妆品装了进去。

拉着行李箱走出衣帽间，环顾了一眼客厅，结婚三年，除了结婚照，我们之间竟没有一张像样的合影可以带走.....

他总说他不喜欢拍照。

起初，我深信不疑，直到后来，我在周家看到了那张他和沈云其的合影。

照片上的他嘴角微微抬起，沈云其依偎在他肩上，笑靥如花，他抬起的臂轻轻环住她。

那是一段我永远都没有机会参与的他的过去。

我拿起鞋柜上的车钥匙，又放下。

推开门，走了出去。

躺在酒店为员工准备的房间里，我翻来覆去睡不着。

天已经微微发亮，屋里没有表，出门的时候也忘了拿不知道有没有摔坏的手机，不知道准确的时间。

我干脆穿好衣服出了门。

大堂里的落地钟响了五下。

旋转门旁边传来争吵声，我走了过去。

「怎么回事？」

「吴经理，这两位客人定了今晚的房间，现在就要入住，我说了现在房间都是满的，暂时没法安排，等有客人退了房，就第一时间为他们安排，他们还是不依不饶的。」前台值班的小余委屈地说，胳膊上还带着几道血迹。

「你就是经理？」那个男人撸起了袖子，一副凶神恶煞的表情。

「对，我就是，请二位小声一些，不要影响到其他的客人休息。」

「我就偏要喊，你们还五星级酒店，就这种态度，这种服务？我现在就要立刻入住，不然我现在就要投诉你！」

我定了定神。

「具体的情况，刚才前台的这位姑娘已经跟二位说过了，如果二位不能接受，那咱们就报警，让警察来解决吧，小余，去报警。」

小余应了一声，走到前台刚拿起电话，那女人就追了过去，把座机摔到了地上。

那男人则是一把拽住了我头发，左右开弓煽着我耳光，嘴里还叫嚣着，「让你报警，你这个……」

我耳朵嗡嗡的，眼前冒着金星，人虽然还醒着，意识却渐渐模糊了……

身上再疼，比起心里的疼，不过是九牛一毛而已。

等我再清醒过来，已经坐在病床上了。

病床前，是我从小到大的死党、急诊科医生江津安。

「吴嗣音，你是不是有病啊。」他脸色乌青。

「对，我就是有病。」我苦笑道。

「你自己什么状况你不知道啊，看人家吵架你还死命地往上去。」

「我什么状况啊？再说你又不是不知道，见义勇为一向是本女侠的优良作风，何况那本来就是我的工作。」

他叹了口气，「看来你是真不知道，你自己傻里傻气的不知道也就算了，你们家周瞻尔，堂堂妇产科副主任也不知道，真是可笑。」

我疑惑地看着他。

「你怀孕了。」

我愣了一瞬，然后捂着晕乎乎的脑袋笑得前仰后合，「江津安，你才应该下岗吧？我怀孕？我们每次都是做足了安全措施的。」

「安全措施也有失效的时候。」

「我亲戚刚来了啊。」

「你知不知道有一个词叫先、兆、流、产。」

我慌了，死死拽着江津安的衣袖，「你说的是真的？我真的.....怀孕了？」

「千真万确。」他点了点头。

「靠。」我使劲踹了他一脚。

「你踹我干吗，又不是我让你怀孕的，」江津安撇了嘴，委屈道，「你现在别激动行不行，让周瞻尔知道了，不得活剐了我，他本来就防我像防贼一样，老怀疑我对你念念不忘。」

「这件事你.....先别告诉他.....」

「为什么？」他一脸疑问，「不是，你不会还不想生吧，以前没有就算了，而且就算.....你也得告诉周瞻尔啊.....」

我摇摇头，「不是，是现在我们之间的事情已经很让我理不清了，再牵扯一个孩子进来，只能让我们之间的关系更加复杂。」

「你们怎么了？」

「我昨晚跟他提离婚了.....」

江津安不可思议地看着我，「当初，你们在一起，他们家不同意，你妈也不同意，你甚至为了他，从你妈那儿偷了户口本去跟他登记结婚，你们好不容易才走到今天，怎么又说放弃就放弃，究竟又是为了什么」

「没有什么究竟，就是我累了，津安，我想放过我自己了。」
我脸上仍然带着笑，但想必比哭都难看。

他愣了一瞬，忽地拍了拍自己的肩膀，「我的肩膀借你靠。」

我抽了抽鼻子，把头靠在他肩上，「江津安，你真好。」

「知道我好了吧，现在后悔了吧，当初要是跟着我，何至于吃这么多苦，周瞻尔有什么好，不就是长得帅点吗，」他揉了揉我的脑袋，「趁早跟他离了，我养你们娘俩，以后孩子喊我爹，让周瞻尔一边哭去。」

「德性。」我狠锤了下他的胸膛。

「哎哟，吴嗣音，我看人家先兆流产的孕妇都是虚弱得不行，怎么到你这儿还力壮如牛啊。」

「混蛋。」我笑骂道，又锤了下他。

「你小心点，要是你们出了什么差池，周瞻尔非要扒了我皮不可，他本来就看我不顺眼。」他拉住我打他的手，忽地正了色道，「音音，找时间跟他好好谈一谈吧，不论你们今后怎样，他作为孩子的父亲，有权利知情。」

沉默了半晌，我终于是不得不情不愿地应了一声。

昨晚的一场雨，浇灭了连日来的高温，连我混沌的头脑都变得清明了些。

「音音，你都在楼底下转了半个小时了。」江津安靠在他的那辆别克上，抬手撩了撩我额前的碎发。

我瞪了他一眼。

「哎，你别瞪我，你知道我从小最怕看见你这种眼神，你早晚不还得上去，我已经问过了，周瞻尔今天请了假，不定就是在满世界打电话找你呢.....」

我心里竟真的有些隐隐的担忧，万一他真在找自己怎么办.....

记得刚结婚的时候有一次，我跟同事约了去做 Spa，手机在大衣口袋里没拿出来，等我发现的时候，屏幕上竟然显示有三十多个来自他的未接来电，不只这样，他还打电话问遍了所有的亲戚朋友。

江津安笑话我找了个粘人精，恨不得在我脖子上拴根绳，每天挂在他裤腰带上。

我飞快地拉开单元的门，跑了进去。

两台电梯都停在十五楼以上，我疯狂地点着向上的按钮，电梯终于开始往下，只是很慢。

我转身跑向楼梯间。

突然一刻也等不了，现在就想见到他，被他抱在怀里。

我一口气跑上了六楼，小腹处有隐隐的痛感。

顾不上那么多，我掏出钥匙，边喘着粗气打开了门。

一切都还像昨晚我离开的时候一样。

我忽地松了口气。

周瞻尔站在卧室门口揉着太阳穴看着我，身上的睡衣有些凌乱。

我走到他面前。

「回来了。」

他身上有淡淡的酒气，眼中有一丝紧张的神色。

我笑了笑，忽然很想看看他知道我们有孩子了会是什么样。

他会高兴得发狂吧，毕竟他盼这个孩子盼了很久了。

「周瞻尔，我.....」

「瞻尔，谁来了，是我妈吗？」一道女声突然自周瞻尔身后响起。

沈云其从卧室里走了出来，头发湿漉漉的，显然是刚刚洗过。

她的身上还穿着那件我新买的还没来得及穿的黑色蕾丝睡衣。

他说过喜欢看我穿黑色.....

我呆立在原地，整个人像过了电一样发抖。

双眼渐渐失神，视线也变得迷糊.....

我用力抓着裙子侧线的位置，裙子很薄，很快，一阵刺痛从大腿根部传来。

「音音。」

「嗣音。」

周瞻尔和沈云其同时喊道，声音里都带着明显的担心，听不出是真情还是假意。

我转过了身，一步一步往门口走过去。

周瞻尔拦在了我面前，向我伸过手来。

我抖得更厉害。

「你别碰我，脏.....」

他的手停在了半空中。

「音音，不是你想的那样。」他声音有些沙哑。

我低头看着自己的鞋尖，害怕自己一抬头对上他那双眼睛，就会陷入万劫不复的梦魇。

「嗣音，真的不是你想的那样。」身后的沈云其说道。

「我怎么想的不重要，」手指上有光闪了一下，戳得我眼睛疼，「本来我就打算要离婚的。」

「我不同意，吴嗣音，我不同意离婚。」

「周瞻尔，你放过我好吗？」我转了转无名指上的戒指，「求你。」

我手指一拨，戒指落在地上，又弹起，滚了几圈，立在了最旁边的地缝里。

房子装修的时候是我盯着的，其实那时我也忙，不过是每天来看一眼，结果验收之后，发现墙边有一道很深很宽的地缝，我懊恼了好久，还被婆婆数落了一顿。

他安慰我说，不过是一道缝而已，我们还要在这个房子里住这么多年，早晚也能给它踩平。

我破涕为笑，说，谁家整天贴着墙走啊。

他说，只要我老婆开心，我就天天贴着墙走。

.....

我走到墙边，拾起了那枚戒指，放到了旁边的柜子上。

「周瞻尔，什么时候有空，去把手续办了吧。」

他还站在原地。

我绕过他，走出了门。

眼泪奔涌而出，我顺着楼梯又一路跑下去，比来时更狼狈。

楼下，江津安还倚在他的车上抽着烟。

我一头扎进他怀里，整个人终于有了依仗，不必再死死撑着。

「怎么了？谈崩了？」他用双臂环着我，不让我往下滑。

「江津安，什么都别问我，我冷，你抱紧点。」

雨后的风凉爽宜人，于我却是彻骨的寒。

「一会儿，周瞻尔要是下来看见了，非要冲上来揍我一顿不可。」他环住我的手果然更用力了些。

「他不会再下来了。」

身后的单元门响了一声。

「喏，这不是来了。」

我心间又是一阵颤抖。

「江津安，快带我走。」

「好。」

江津安半抱着我，把我放进了副驾驶，自己钻进了驾驶室里。

车子慢慢向前驶去。

我闭着眼，努力控制住自己不回头看。

「江津安，我记得你有位同学在妇幼院。」

「对。」

「拜托她帮我预约手术吧。」

「你决定好了？」

「嗯。」

一周后。

我站在民政局门口，等着周瞻尔。

昨天，我接到了他妈妈的电话。

「音音啊，」她第一次喊我名字喊得这么亲切，「既然你都决定跟瞻尔离婚了，那就别再拖拖拉拉的了，我们都年纪大了，瞻尔也三十多了，你们早点离了，他早点跟云其结婚，我们也能早日抱孙子不是，如果你有什么需要我们帮助的，我们一定义不容辞，之前听瞻尔说过你想去法国学酒店管理，我们可以出钱.....」

「妈，我答应你会尽快结束我们的婚姻关系，但金钱补偿实在不必，我当初跟他在一起不是为了图周家的钱，这三年我所有的让步和忍气吞声都是因为.....我爱他，现在我们虽然要分开

了，您也实在不必再拿钱来羞辱我和我在这段婚姻里付出的一切，或许在您眼里，钱能买到一切，但是在我这儿，不行。

「况且，您知道，我外祖家有钱，我不缺钱，还有您放心，我下周会跟我妈回意大利，您不用担心我会影响到您儿子未来的婚姻。」

「您别怪我今天说的话不好听，说实话，在我心里，您实在是不值得我尊重。」

电话那头沉默了。

我不等她再出声，就挂上了电话。

在微信消息里往下翻了很久，都没有翻到那个熟悉的头像。

原来不过一周多不跟一个人联系，他就会离你很远很远。

最后，我还是在通讯录里找出他的微信，问他有没有明天有没有空去民政局。

直到晚上，他才回了一个「好」字。

.....

一个身影由远及近。

「来了。」我冲他微微点了点头。

「嗯。」

「进去吧。」

他忽地拽住了我袖子。

「还有没有……挽回的余地，」他神色带了些小心翼翼，「音音，如果你愿意，我们可以去另外一个城市，从今往后，你都不用再跟我家里人碰面，我们在一起好好过日子。」

骄傲如他，从小都是被捧在手心里的天之骄子，连低声下气求人的语气都这么……生疏。

「我不愿意。」我抬起另一只手，将他手中的衣袖拽了出来，兀自走了进去。

为我们办理离婚手续的是位中年阿姨，看见我们俩眼睛瞪得像铜铃一样，张大了嘴问道，「你们真的想好了？」

我点了点头。

她「啧啧」两声，摇了摇头，「现在这孩子都是外貌协会，难为你们俩肯跟这么俊的对象离婚，真是舍得哦。」

说罢，她看了看周瞻尔，问道：「小伙子，之后有目标了没，阿姨认识个姑娘，长得虽然没有这个姑娘好看，但也是名牌大学毕业，人也温柔……」

阿姨的语气特别认真，饶是心情再不好的人，也能被她逗乐。

我忍不住扑哧一笑。

他们俩都转过头来看向我。

「小姑娘，你别笑，长得这么帅的小伙子可是很抢手的.....诶，阿姨还有个侄子，也是一表人才，现在已经是国企的主管了.....」

我连忙摆了摆手。

阿姨一副很可惜的表情，「有孩子吧？」

我迟疑了一下，才说：「没有。」

「财产分配好了没？」

「房子和车子都归他。」他们家买的东西，我一件都不想要。

「签吧。」

我快速在离婚协议书最底下写下了自己的名字。

我抬起头来，发现坐在旁边的周瞻尔没动，只是眼睛一直盯着我签好的那份离婚协议书。

我把笔塞到他手里，他又愣了下，才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过了会儿，阿姨将两个红本本又递到了我们手上。

「一起吃个早饭吧。」

「没必要。」

我快走出了民政局大厅。

「你等等。」周瞻尔走到他车边，拿出一瓶牛奶和一个三明治塞到我手里，牛奶是热的，拿在手里暖暖的，「你胃不好，千万记得吃早饭，还有.....别老吃那些生冷的东西.....记得穿拖鞋。」他顿了顿，「我医院里还有点事，先走了。」

「好，再见。」

话一出口，我顿时有些后悔，再见什么，见他和沈云其亲密地手挽着手吗？

他点了点头，没说话。

.....

我看着他的车消失在视线里.....终于身上所有的力气都用尽了一般，跌坐在地上，大声地哭起来，引得路两边的人都冲这边看过过来。

一直在车里等着我的江津安赶紧跑过来，想要抱起我，却怎么也抱不住。

「他走了，他走了，他走了.....」我嘴里反复念叨着这一句，「我这辈子再也看不见他了.....」

一条蜿蜒的血迹顺着我的腿流下来，我也感觉不到疼一样，只不断地坐在地上哭号着。

周瞻尔，这是最后一次，过了今天，你就会彻底消失在我的生活里，我们再没有任何牵扯了。

.....

等我妈回国来时，我已经恢复得跟以前一样了。

我妈一进病房门，就狠狠捏了我的脸两把。

「妈，疼。」我揉了揉腮，委屈道。

「要不是看你怀着孩子，我现在就像你小时候一样胖揍你一顿。」

「妈，你小心吓坏小孩子。」我指了指肚子。

「真的打算生下来了？」我妈边削苹果边喂给我。

「嗯。既然他那么坚强地活下来，我也不能那么残忍不是。」

「那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以后他问你他爸爸去哪儿了，你怎么回答？」

「我小时候问过你？」我歪着头看她。

「当然问过。」

「那你怎么告诉我的？」

「死了。」我妈笑了笑，仿佛在回忆什么趣事，「你听了还哭了好久。」

「那不就结了。我就告诉他，他爸死了，坟头上草都两米高了。」

我妈摸了摸我的脸，「音音，因为妈妈的原因，让你顶着私生女的名声，受了这么多苦，周家不待见你，这也占了很大的原因，都是妈妈当年识人不清。」

「妈，不怪你，当初是那个人骗你他没结婚，你也是受害者。」我揽着她脖子，依偎在她怀里，像小时候那样。

「瞻尔他.....不是个坏孩子，你们离婚之前他给我打过电话，妈没想到你这次会那么决绝.....」

我心里一跳，终究还是没有勇气问他在电话里说了什么。

「当初那个男人离婚之后回来找你，你还不是拿着笤帚把他赶出去了，我随了你，只要决定了的事不会随便再改的，结婚是，离婚也是。」我苦笑道。

她拍拍我的背，「生了孩子之后再跟我回去意大利吧，你现在情况也不稳定，这段时间妈妈在这儿陪着你。」

「好。」

我手抚上腹部，心里莫名多了几分期待。

一想起童年，想起自己因为见不得光的身份而承受的那些嘲笑和侮辱，我就忍不住战栗，也因此抗拒生孩子，害怕他会和我一样因为我的身份而感到自卑，而遭受白眼，更害怕自己没有足够的能力去保护他，让他健康地成长。

但真的知道自己怀孕之后，感受到腹中与自己血脉相连的小生命，这种不安反而散去了不少，竟然也有了几分初为人母的喜悦和信心。

「这个孩子肯定长得像我。」我咧着嘴对我妈说道。

额前的刘海都被汗水浸湿，贴在眼皮上。

助产士一直在喊「快了，快了」，都喊了两个小时多了，我还是疼得死去活来。

这小王八蛋却仍然没有一点要出来的意思。

这折磨人的劲儿，肯定不是随了我。

「好疼啊。」泪水和汗水一齐流进我嘴里，又苦又涩。

周瞻尔抬手帮我把刘海拨开，「再忍忍，就快了。」

「宫口开了，快用力。」那头的助产士大喊道。

「我没力气了，我不行了，我大概要死了.....」我嘴里喃喃道。

「别说丧气话，想想一会儿就能见到宝宝了，你不想知道他是男孩还是女孩，是不是像你一样漂亮.....」

一只手紧紧把我的手握住，掌心是熟悉的体温。

我又渐渐有了力气，随着助产士的指示用力起来。

大概一刻钟后，终于浑身一轻。

耳边响起了微弱的哭声。

「恭喜，是个小帅哥。」

我累得闭上了眼睛，连孩子都来不及看一眼，就睡了过去。

朦胧中，我听他对我说：「谢谢你，音音。」

我肯定是在做梦，我们那个时候每次都避孕，他不可能知道孩子是他的。而且他刚刚不都问我奸夫是谁了吗.....

睡了半天，我迫不及待地梦里醒过来。

病房里一片寂静，我环顾了一周，没发现孩子的踪影。

「孩子呢？」我焦急地问。

我妈和江津安都是一副犹豫的表情。

我的心里突然升起了一种不好的预感。

「不好了是吗？」看着他们脸上的表情，我心里已经有了答案。

怀孕六个月时，我就知道他不是个健康的孩子，他有先天性的心脏病，我犹豫再三，还是决定自私地留下他。

现在看来，也许是我太自私了.....

「津安，告诉她吧，瞒不住的。」我妈叹了口气。

我看向江津安。

「音音，」江津安皱着眉，「孩子的状况比预计的要严重，肺动脉闭锁并右心室发育不良，可能要尽快手术。」

我一阵头晕，身子晃了晃，赶忙扶住病床旁的栏杆。

「音音。」我妈和江津安都担心地看着我。

「我能坚持得住。」我忍住泪意，「手术成功的概率有多大？」

江津安安慰我道，「现在国内已经在先心病手术方面非常成熟了，你不要太担心。」

我点点头，知道他是在安慰我，但却不得不坚强起来，尤其是在我妈面前。

「音音，要不要告诉.....」

「不要。不要告诉他孩子的事，千万不要。」

「他一帮你接生完，就去了外地出差，他原本早几天就该去的。」江津安顿了顿，「音音，他是不是已经.....」

「不会的，只要你们不告诉他，他不会知道的。」我脑子里乱哄哄的。

「好了，好了，我们不想这些了，你还在坐月子，好好休息，宝宝肯定会好起来的。」我妈揽住我的肩。

「会的。」我用力点点头。

孩子满月的那一天，还是被推进了手术室。

前一天，我刚刚去 PICU 看过他。

那是他出生之后我第一次看见他。

他真的是个很好看的孩子，像我，还没满月的孩子，已经有高挺的鼻梁和卷翘的睫毛，长大了一定是个帅哥。

我从外面抚着玻璃，眼底渐渐起了雾，「有了你，妈妈以后再也不用看其他帅哥了，快点好起来，妈妈好想抱抱你。」

「是妈妈对不起你，你一定要好好活下来啊，这样妈妈才有机会补偿你。」

他的小手忽地动了动。

我惊喜地看着他，他一定是听见我的话了吧。

「乖儿子，别丢下妈妈一个人。」

我坐在手术室外面，窝在我妈怀里，「妈，你说，他是不是觉得昨天我去见过他了，就可以了无牵挂地走了。」

「别瞎想，肯定会没事的，你看你表姨家的孙子的先天性心脏病不也都治好了吗，现在跟健康的孩子没有差别，咱们家宝宝肯定也能治好的。」

「妈，我连个名字都没给他起，我都不知道怎么样才能叫住他。他会不会觉得是我不想要他。」自责和悔恨一齐涌上心头。

「家属，家属，」里面出来的护士喊道，「签一下这个手术单。」

我望着上面密密麻麻的字，手不受控制地抖起来，连握笔的力气也没有。

护士皱了皱眉，略有些不耐烦的样子。

「我来签。」

「周医生？」面前的小护士不可思议地看着他。

「我是孩子爸爸。」

我转过身，呆呆地看着他。

他风尘仆仆地站在那儿，下巴长出了些胡茬，整个人带着疲色。

他从护士手中接过笔，快速签下了名字，望着眼前紧闭的手术室大门，怔愣了片刻，目光缓缓转向了我。

他抬起手，仿佛是想摸摸我的头，又好像忽地想起了什么，手到半空中又落了下去。

我妈看看笔直地站在我们面前的周瞻尔，又侧脸看了看我，微微叹了口气，说道：「跟音音好好聊聊吧。」

说完，我妈向远处走了走，江津安也跟着走了过去。

「音音.....」他望向我的眼神带着心疼。

「你知道吗，从在我肚子里起，他就是个安静的孩子，」眼泪不断地往上涌，聚在眼眶里，我嘴里喃喃道，「我们离婚的时候，他已经在我肚子里三个多月了，可是我一点都没察觉。」

「后来，他也很少动，我以为他是个听话的孩子，原来不是.....我好希望他是个正常孩子，笨一些也好.....是我没照顾好他。」

他不说话，只是静静地揽过我。

我靠在他怀里，望向他侧脸，「周瞻尔，你从一开始就知道他是你的孩子，是不是。」

他点点头，忽地笑了一下，「是，我从一开始就知道奸夫是我自己。」

我抬了抬嘴角，「周瞻尔，如果这次宝宝好起来，我们就复婚吧，我们欠他太多了，我想给他一个完整的家。」

「都听你的。」他轻轻亲了亲我额头。

孩子还是走了。

在手术后三天，因为术后感染引发了一系列的并发症。

我看着医生把那些管子从他小小的身体里拔出来，心如刀绞。

周瞻尔将他抱起来，轻轻放在我怀里。

我第一次抱到他，我的儿子，竟然是在他死后。

他真的很轻很小，眼睛闭着，像睡着了一样。

我低头将自己的脸贴在他的小脸上蹭了蹭，「好孩子，下辈子记得要选个好妈妈。」

护士要过来把他抱走，我手臂一滞，才交给了她。

「孩子，我的孩子……」我看着护士渐行渐远的背影，哭得不能自己，挣扎着向前，「把孩子还给我，还给我。」

他紧紧抱住我。

「音音，对不起，是我没保护好你们。」

两个人的眼泪交融在一起，氤湿了他身上的白大褂。

直到这一刻，我才懂了，什么叫撕心裂肺的痛。

孩子的墓地前。

我把带来的小玩具和祭品一件一件摆好，抬手摸了摸那冰冷的墓碑。

墓碑上没有照片，只有「周柏泛之墓」几个硕大的字。

去定墓碑的那天，我才知道，他是给宝宝取了名字的。

「那年我们结婚的时候，就想好了，以后男孩就叫柏泛，女孩就叫柏妍。」

我低首揉了揉眼睛，「可惜，他没听过自己的名字。」

「他听过的。」

我蓦地抬起头，惊讶地看向他。

「他出生那天，我叫过他的。」他眼底闪着光，「音音，我们的宝宝知道他的名字的。」

我揪住了许久的心忽然放开了些。

「你说，他会不会恨我们？」我摩挲着墓碑上的名字。

「他不会的，他一定知道自己有全世界最爱他的妈妈。」

周瞻尔站在我身后，望着墓碑前的我。

我们就这样待了很久。

今天是宝宝正式住到这里的日子，我没让我妈跟了来，也拒绝了周家人出席的意愿，就我和他两个人，来送孩子最后一程。

「周瞻尔，我要跟着我妈回意大利了。」我犹豫了许久，还是觉得应该告诉他一声。

那年我为了结婚的事跟我妈闹掰，她一气之下回了意大利投奔我外公，并在我外公的支持下开了几家民宿，没想到竟然意料之外的火爆。

这次我妈要我跟着她回意大利，不只是回去认祖归宗，认回我外祖父母，更希望我能继承她这几年耗费了许多心血的那家连锁民宿。

他沉下眼睛，看不出一丝情绪。

「什么时候？」

「后天。」

他从裤兜里掏出个烟盒，抽出了一根烟攥在手里，过了会儿又装了回去，并没有点燃。

「我后天有手术，就不去送你了。」他挪开了视线。

我点了点头，「周瞻尔，你多保重。」

「你也是。」

「我先走了，家里还有点东西需要收拾。」我扶着膝盖站起来。

「嗯。」他低声应了。

我最后看了他一眼，转身离开了。

直到走到很远的地方，我才回头看。

他还是刚才那个姿势，站在墓前。

手袋里的手机突然响起来。

接起来，电话那头是熟悉又陌生的女声。

「好，一会儿见。」我答应道。

又回头看了他一眼，我终于踏出了墓园的大门。

咖啡厅里。

沈云其老远就冲我招了招手。

我走到她位置对面坐下了，微笑道：「好久不见。」

「是啊，嗣音，我们好久不见了，要喝点什么？」她显得有些局促。

我摇摇头，「不用，你找我来，有事？」

她仿佛是没料想到我的直白，愣了下，才说道：「我听一个朋友说，你要去意大利了？」

「是。」

「瞻尔知道吗？」

「知道。」

「他没挽留你？」

「没有。」

沈云其用微不可闻的声音叹了口气，「音音，我太清楚他是怎么想的了，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还坚持来找你。」

「那晚的事，我一直没有机会跟你解释。」

我神色平静地说：「没有必要了。」

「不，有。至少你要知道，周瞻尔他从来没做过对不起你的事。二姨生日宴那晚，他一直在喝酒，甚至宴席散了以后，他还答应了云成一起再去喝一杯，平日里他从来不会凑云成他们这种局的。」

「后来，我才知道，你那晚跟他提了离婚。我不放心他们，就跟了去，后来他果然喝得酩酊大醉，云成也醉得厉害，只好我送他回去。」

「那晚下了很大的雨，他在雨里颤颤巍巍地走，我喊他上车，他怎么也不肯……明明醉成那个样子了，回到家发现你不在，手机还摔在地上，还是清醒过来，撑着到处打电话找你，知道你在工作的酒店，他才放下心。」

「我的衣服在雨里淋湿了，他怕我感冒，才找了件你的衣服，让我先去冲个热水澡，你回来的时候，我还以为是我妈来给我送衣服。」

「我承认我回来，是没忘了他，甚至想着能不能跟他重叙旧情，但他真的是彻彻底底地放下我了……」

我沉默着，心里并没有想象中的翻江倒海，反而很平静。

「嗣音，我要回美国结婚了，未婚夫是我在美国读书时的学长。」

「恭喜你。」

「多谢。」

「经过你们离婚和孩子的事，大姨已经知道错了，瞻尔好久都没有回过家了，你们离婚之前，他还去跟大姨说，想带你去别的城市定居……」沈云其放在桌上的双手不断交叠着，「你能不能再给瞻尔一次机会？我知道他现在一定是一门心思想放你走，他觉得你跟他在一起只有痛苦，可你们明明都是放不下对方啊……」

……

从咖啡馆里出来，我一个人沿着路边走着。

阳光透过树荫洒过来，在地上留下斑斑点点。

我好像好久都没有这样轻松的日子了，能静下心来，听听蝉鸣。

路对面有一个秀气的小男孩，有些笨拙地踩着滑板。

他每次用那小短腿滑两下，都要停下来，歇一会儿，倔强地再滑。

后面一辆电动自行车飞驰过来，喇叭不断发出尖锐的滴滴喇叭声。

前面的孩子恍作未闻。

眼看他就要被撞到了，我快速跑向路对面一把抱起他，摔到了路边。

孩子妈妈气喘吁吁地跑过来，还没站定，就向我道谢，「小姐，太谢谢您了，他非要玩滑板，我在后面追都追不上。」

我摇摇头，站起来，摸了摸孩子的小脑袋，温柔地说道：「下次要小心啦。」

孩子妈妈不好意思地笑了笑，「他听不见的。」

我怔住了。

小男孩抬起头望向我，他有一双很漂亮的眼睛，像两颗饱满的葡萄。

心里一阵刺痛。

半晌，我捏了捏他的小脸，「每个有缺陷的孩子都是被吻过的天使，都值得我们去好好爱他们。」

「是的，」男孩妈妈一把抱起面前的小人儿，亲了亲他的小脸蛋，「您一定也是位好妈妈。」

我愣了下，才回过神，笑着说了句：「谢谢。」

「跟阿姨拜拜。」她向小男孩做了个招手的姿势。

他向我招了招手，咧开嘴开心地笑了，腮边是两朵小小的梨涡。

「拜拜。」我也笑着冲他招了招手。

转过身，我掏出手机，拨通了我妈的电话号码，「妈，把机票改到明天吧。」

手突然被什么拉了下，我低头一看，刚刚的那个小男孩又回来了，正笑眯眯地看着我。

不等我开口，他把什么塞到我手里，蹦蹦跳跳地跑开了。

我打开掌心，一块糖静静地躺在我手上。

我回头，大声地冲他喊了句：「宝宝，谢谢你。」

那个小身影并没有回头。

电话那头传来我妈的声音，问我为什么要改签。

我一只手剥开糖放进嘴里。

一丝甜味在舌尖蔓延开。

「没什么，我就是想早点见到外公外婆。」

这大概是我这辈子吃到的最甜的一块糖了。

我把那张珠光的糖纸举过头顶。

糖纸在阳光下散发着五彩斑斓的光。

曾经，他对我来说，便是这样的光，

我也以为，只要我们彼此相爱，就能幸福下去。

我就渐渐地这样的偏执中，迷失了自己，仿佛人生就只剩下了爱周瞻尔和讨好周家人这两件事。

等到我幡然醒悟，却已为时已晚，遍体鳞伤的不只是我，还有他。

如今，我们之间，隔着过去和孩子，再也回不去了。

抬头望向天，湛蓝的天空一碧如洗，一如三年前。

「周瞻尔，再见了。」我呢喃道。

番外

「音音：

展信安。

上周六去看儿子之前，我挑了一束白色栀子花，上面有一个半开的花苞，店员问我要不要换一支，我说不用了。到了墓地，那朵花竟然奇迹般地开了。

我想，儿子长得像你，一定跟你一样，也喜欢这束栀子花。

我告诉他，妈妈很忙，等空了就回来看他。请他理解，如果他生气了，也只能生爸爸的气，是爸爸的原因，妈妈才会选择离开，才不能常常去看他。

我每周都会去看儿子，除了怕他孤单，还有别的私心，痴心妄想着有一天能在那儿看见你的身影。

九百多个日日夜夜，我无时无刻不在想你，无时无刻不在幻想还有一天能与你重逢，

这两年，我总是夜班上得多。因为我害怕，怕那种每天早上醒来，身边却没有你的虚无感。

我知道，这都是我自作自受，是我罪有应得。

三年前，我在机场眼看着你离开；三年后，我依旧没有勇气去学会面对没有你的一切。

我甚至不敢问津安你的近况，我怕听到你已经又结婚生子的消息，又觉得或许只有那样你才能彻底忘掉过去受到的那些伤害。

上周新生儿科从外地转来了一个多月大的先天性心脏病病例，家里无力负担高昂的治疗费用，却还是不肯放弃，孩子的父亲，一位一米八多的庄稼汉，抹着眼泪告诉主治大夫，就是去卖血卖器官也要给孩子治病。

医院里组织给他们捐款，我捐得最多，负责统计的小护士笑嘻嘻地说，周主任真是妙手仁心，我笑了笑，没说话。

前段时间，云其带着她丈夫和孩子从美国回来探亲，两岁多的小丫头，抱着我的脖子甜甜地喊着周伯伯。席间，长辈们逗着她问更喜欢爸爸还是妈妈，她眸子里闪过一丝狡黠，说爸爸妈妈一样好，引得大家直说她是个人小精。

从酒店里出来，她一手牵了她爸，一手牵了她妈，荡起了秋千。一家三口的背影渐渐消失在夜幕里。

我常常想，如果泛儿还在，我们会不会也是这样幸福的一家三口。一定也是。

有时候晚上睡不着，我就翻着手机看相册，细细回忆我们的从前。

你说得对，我们的合影实在是太少了，以至于到头来觉得这一切都太虚幻，虚幻得像一场梦，我却仍然执着地不愿从梦中醒来。

音音，生日快乐，盼你一切都好。」

周瞻尔扣上笔，将信纸折了两折，放进信封里，又把信封放在那盒 Domori 巧克力上。

「周主任。」门外一个小护士敲了敲门。

周瞻尔应了一声，拉开抽屉，把巧克力和信随手放在了一摞封了口的信封上。

.....

周瞻尔拎着行李走出 Genoa 的机场，打了车，直奔自己预定的民宿。

来意大利是临时决定的，院里有一个这边的学术会议名额，人选有三个，除了他，还有科里的一把手肖主任和另外一位副主任。

肖主任年纪大了，早就不愿到处出差，那位副主任本来倒是很有意愿，只是老婆突然怀了二胎，又是高龄，也就歇了念想，一心在家照顾老婆。

这个名额就落到了周瞻尔头上，本来也不是什么重要的学术会议，科里又忙，他打算直接跟上面推了算了。

直到某天下班，江津安告诉了他一个消息。

吴嗣音要结婚了。

彼时他正在下台阶，一时缓不过神来，差点一脚摔下去。

江津安瞥了他一眼，笑道：「你这回不去，她可就真成别人家的了，她要是过得好也就算了，最多也就是酸死你，可她要是以后过得不好呢。」

江津安眼神暗了暗，拍了拍他肩膀，「别像我一样，让自己后悔。」

若是音音遇人不淑.....他不敢再往下想。

一夜睁眼到天亮，上班第一件事，他向院里申请去意大利参加学术会议。

起码，去看一眼她过得好不好，那个男人是否值得。

他付了钱，在路边下车，打量了两眼眼前的素白色三层小楼，铁栅栏上爬满了热情的红色玫瑰，门口处挂了一个大大的笑脸，分别用中英意三国语言写着欢迎。

其实，他不懂意大利语，不过他猜应该是这个意思。

其实学术会议的主办方在市中心的连锁酒店为他们预定了房间，但周瞻尔还是定了这家民宿，原因无他，他想或许能在这儿遇见她。

他事先做过功课，知道她在全意一共有十几家民宿，在这儿遇见她的概率实在很低。

他按了门口的门铃，一个小麦肤色的华人姑娘很快出来开门。

「您好。」小姑娘冲他甜甜一笑，「Chinese？」

「是。」他亦回以微笑，「你也是？」

女孩摇摇头，又点点头，「父母移民几十年了，我从小在意大利出生，不过爷爷总告诉我们，改变的是国籍，割不断的是血脉，不论走到哪儿，我们骨子里也总是中国人。」

他跟在她后面静静地听着，「令祖父定是位温恭直谅的老人。」

她吐吐舌头，做了个鬼脸，「听不懂，我中文没那么好。」

他笑笑，「不过你普通话说得得很好。」

「从前不好的，」她害羞地挠挠头，「之后表姐来了，才教了我许多，这家民宿也是我表姐的，我只是假期在这儿打个工，挣点零花钱，对了，叫我 Jessie 就好，这几天有需要随时叫我。」

他点点头，提着行李箱走进了楼里，里面的布置很温馨，灯光是暖色调，没那么明亮，却让人很舒服。

Check in 的服务台空空的，Jessie 咦了一声，随即四下寻找了下，仿佛没找到人。

「Wendy, Wendy, 」她扯着嗓子喊道，「Check in.」

木质楼梯上传来脚步声，周瞻尔站在大厅中间望过去，一双豹纹人字拖出现在视线里。

「瞎叫唤什么，」来人声音柔柔，却操着一口京片子，「不知道还以为地震海啸火山爆发了呢。」

周瞻尔怔怔地望着楼梯的方向，心尖儿狠狠颤抖了下。

吴嗣音看见他，也是一愣，脚步停在了楼梯上。

不过一瞬，她的神色已经恢复如常，随即温声笑道：「周主任，好久不见啊。」

周瞻尔脸上的表情有些僵硬，心里却是激动得不行，他抱着侥幸的心理来，却没想到，真的能在这儿遇见她。

他的目光在音音脸上逡巡了几个来回。

她气色比原来好了许多，面色红润，身材依旧保持得很好，原来的栗色卷发已经染成了黑色，随意束在脑后。

看来她离开自己后过得很好，他欣慰中夹杂着一丝失落。

欣慰的是，她过得好；失落的是，没有他在，她才过得好。

「好久不见。」他扬起嘴角，与她四目相对。

「来公干？」她眼神平静无波，手心却微微出汗。

「是，有个学术会议。」

「哦。」

「姐，你们认识啊？」旁边的 Jessie 兴奋地打断道。

「嗯，」她斜了眼 Jessie，「还不给客人登记，想扣工资？」

Jessie 立马举起双手，做投降状，委屈道：「不关我事，这都是 wendy 负责的。」

「她人呢？」

「不知道，大概是上厕所了。」

「然后，你就把客人晾在这儿？」

「我马上。」说完，Jessie 立马奔到服务台里面，朝周瞻尔招了招手。

不过两分钟，就办好了入住。

周瞻尔回头看向吴嗣音，发现她正专注地刷着手机，没有要跟他寒暄的意思。

他只好往楼梯那边走去，心里安慰自己，起码她看起来过得不错。

身后传来窸窣窸窣的说话声，Jessie 竭力压低的声音还是传进他耳朵里，「姐，你跟这位周先生是什么关系。」

「我前夫。」

周瞻尔脚步一滞。

「什么叫前夫？」Jessie 一脸疑问。

「前夫就是 Ex-marito.」

「哦哦，」Jessie 一脸了然的样子，「这样啊。」

周瞻尔没了听下去的兴致，快步上了三楼。

房间的景致很好，推开窗就能看到海，他就坐在飘窗上，发了一下午呆，明天学术会议的资料摊开在腿上，一个字也没下去，满脑子都是她的倩影。

从前，她总说，上天待女人总是不公，男人呢，脸上皱纹越多越值钱，女人正好相反。然后就勾住他的脖子问，要是哪一天她成了满脸皱纹的老奶奶，他会不会把她随手丢掉。

他就会若有所思地说，那我真得好好考虑下。

她气得好几天不理他，直到他花了几个月工资给她买了钻戒，才将她怒火平息。

她向来是见钱眼开，但却在离婚的时候，决绝地拒绝了他的一切经济补偿。

如今见她，依旧是初见时的模样，他倒是眼角添了皱纹，鬓间也生了几根白发。

他悄无声息地叹了口气。

合上了腿上的资料，抬眼望向楼下，瞳孔蓦地放大。

路边停了辆黑色轿车，车边一袭红裙的吴嗣音同一位西装革履的男士正相谈甚欢，她抱紧了肩膀瑟缩了下，那男人立马脱下西装外套披在她身上。

吴嗣音说了句什么，然后和他一起上了车。

单是从背影，也看得出那人气质上佳，风度翩翩，行事动作亦是绅士。

直到车消失在路的尽头，他才收回目光，疲惫地躺回床上，捂了捂有些不适的胃部。

从昨晚登机之前就没吃饭，一天了倒也不怎么觉得饿，他都已经习惯了这种感觉，他们还没离婚时，音音有胃病还不好好吃饭，他就扮演起监督者的角色，一日三餐按时提醒她吃饭，有时他休班，就直接做了给她送到单位去，渐渐地也从婚前的五谷不分变成了婚后的厨艺达人，兴致高的时候，她还会跟他一起在家动手做饭，虽然经常做着做着就做到床上去.....

后来，他们分开，但他一直坚信她会回头，他不信她能放得下他。

他其实一点都不想离婚，不过是在赌，赌一个破镜重圆的可能。

得知她怀孕时，这种念头更甚，但他总觉得应该给她空间，让彼此把有些事想明白，所以那段时间他只能偷偷地去看她，她谨慎得很，从来只在妇幼孕检，他托妇幼的同学打听，知道她一切指标都正常才放了心，后来才知道她一直都防着他。

她预产期那几天，他本来该在外地出差，刻意推迟了几天，想听到她大小平安的消息再走，那天晚上他值班，就猝不及防接了她的急诊，还好她没事，儿子也是全须全尾，他总算是放下吊了半年多的心。

直到他出差途中接到江津安的电话，才知道，儿子有那么严重的先心病.....他不是不怨她，怨她没早点告诉自己，但更多的是心疼她，心疼她把所有事都扛在肩上，独自面对儿子的到来，可能还会独自面对儿子的离开。

等他风尘仆仆地赶回去，儿子做完手术，却还是没了.....

他做医生这么多年，自认为看惯了医院里的悲欢离合，直到轮到自己，才懂得，什么叫丧子之痛，痛彻心扉。

看着她哭晕在自己怀里，他对她最后的那点儿怨怼也没了，他恨的人，只剩了自己。

可是，他们之间的最后一点联系，也随着儿子的去世被扯断了。

他终究是赌输了。

她走后，他彻底变成了一个三餐不接、烟酒不离手的人。医院没有事时，他每天不吃饭也要先喝酒，喝醉了就吐，吐完了接着喝，喝到昏天黑地，喝得人事不省，喝到醉生梦死。

家里的一柜子酒本来是他留着以后跟儿子喝的，他一个人都喝了个精光。

他三十多年的人生从来没这么失态过，无数的夜晚，他喝醉了抱着儿子的照片趴在沙发边睡过去，再抱着儿子的照片醒过来，那是儿子在这个世界上留下的唯一影像。

他不敢抱她的照片，他怕看见她那双眼睛.....

直到他胃出血差点被送进 ICU，母亲在他病床前啜泣，父亲狠狠甩了他两个耳光，他才醒了些。

没了音音，没了儿子，生活还得接着过，不管未来怎么样，眼下为了父母他还得坚持。

他戒了酒，烟也最多一天两根，三餐尽量按时吃，工作愈加认真，忙起来，一周都住医院，回家的时间越来越少，其实那个没有一丝人气的房子也难以称之为家了。

肖主任明里暗里透露他退休以后主任位置他和院里都属意他，桌上堆满了单身女大夫，小护士，女患者，女家属送来的情

书，一年发了三篇 SCI，年末满意度调查他排了全院第一。

他仿佛走了狗屎运，连元旦晚会抽奖都能连中三次。

人人都开始羡慕妇产科周副主任的好运气，年轻有为，官运亨通，前途无量。却没人记得他而立之年离异、丧子。

也或许他们觉得，女人遍地都是，孩子谁都能生。

他嘲讽地笑笑，笑他们，也笑自己。

胃抽痛起来，周瞻尔还是没有吃饭的打算，准确地说，没有那个心情。

他走到行李箱旁边，拿出刚刚 Jessie 塞给他的苹果吃了，又摸出个药瓶，塞了两片药下去，总算稍微舒服了点。

胃好了一点，眼皮就开始打架，他其实有点想知道今晚嗣音跟那个男人走了之后会不会还回来，但又实在是太困.....

第二天早上下楼去的时候，音音正坐在大堂的一张桌子边上，专心致志地吃着早餐。

搁在桌子上的手机突然震动起来，她立马接起来。

「喂，」她的声音温柔得能滴出水来，仿佛还带了些娇嗔。

周瞻尔几不可见地皱了皱眉，下意识地放慢了脚步，眼盯紧了她的方向。

「当然是找你算账了。」

「你做了什么你自己心里没个数啊。」

「德性，不过还真是想你了。」

吴嗣音一抬头，正对上周瞻尔沉了一双眸子看着自己，她被看得有些莫名其妙，毫不客气地瞪了回去。

周瞻尔这才意识到自己的失态，快步走了出去。

她继续低下头打电话，手指叩在桌面上，发出噤噤的响声。

「泱泱她状况挺不好的，沈惟其给她肚子里的孩子做了脐带血配型，听说跟那个孩子配型的点数超过半合，就算沈惟其愿意放弃，那个施颖也不会放弃骚扰她.....」那头江津安的声音渐渐沉下去，「叫她拿自己孩子的脐带血去救沈惟其的私生子，还不如杀了她来得直接。」

「这个人渣。」吴嗣音狠狠踹了两脚对面的椅子，引得 Jessie 他们都回头担心地看她。

「泱泱那丫头看起来柔弱，向来是打掉牙往肚子里咽，她不告诉你也是怕你担心。」

「我看她就是没把我当朋友，」她抽了抽鼻子，低头抹掉眼角涌出的泪，「她非得等到被人渣和小三气死那天再通知我去给她上坟啊。」

「音音.....」，江津安声音有些沙哑，「他是不是去找你了？」

「嗯。」

「音音，」那边的声音顿了顿，「周瞻尔他不是沈惟其，他.....心里始终有你，你心里也还有他不是吗。」

「我没有。」她的声音带着果决。

「骗我容易，」江津安有些无奈，音音和泱泱，一样的为爱奋不顾身，也一样的能为爱头破血流，「可你能骗过自己的心吗.....瞻尔的这三年我都看在眼里，别人都道他风光无二，只有我知道，说他是生不如死也不为过了.....」

「他不是三年前的他了，我也不是三年前的我，如果就为着心里的些许不甘的念头重归于好，我对他都是勉强。」吴嗣音苦笑。

「你想想，如果有一天瞻尔娶别人，你会不会难过。」

会不会难过，她不知道.....她没想过这个问题，其实，有时是强迫自己不去想。

「如果你嫁了别人，他大概会难过得想死。」

「嗯？」

「这次学术会议他本来不想去的，我告诉他你要结婚了，他立马掏出手机订了飞机票。」

「江！津！安！」吴嗣音觉得牙都要被自己咬碎。

「别太感激我.....我就是看不惯你们俩这磨磨唧唧的样儿，明明两个人都放不下，非得等到事情发展到不可挽回的地步。」江津安清了清嗓子。

「你也配数落我。」吴嗣音冷了声道。

「就是我深有体会，才这么劝你们，音音，」他声音里带了些痛苦和无奈，「要是时间倒回到十几岁的时候，我一定告诉她我喜欢她，就算她还是选了沈惟其，我也要死缠烂打地跟着她，直到拆散他们为止，你不知道，这些年看着她为了沈惟其遍体鳞伤，我.....就像剜心一样。」

「津安.....」

「所以音音，哪怕真的是错也好，或者最后也得不到自己想要的结果，也永远不要干让自己后悔的事。」

吴嗣音没接话，沉默了片刻才说：「我这几天抽时间回国一趟，起码先陪着她过了这一段，再就是马上泛儿的三年祭了，我逃了三年，再不回去看他，怎么也说不过去了。」

在她心里，泛儿是她的罪，更是她三年来跨不过的坎，只要一想起来，就是无边无际的心痛，所以她下意识地逃避，她三年不去看他，她不向任何人提起他，可是再怎么逃避，也逃不过午夜梦回，泛儿出现在自己的梦里。

「好好照顾自己。」

「嗯，挂了。」

吴嗣音放下手机，望着窗外火红的玫瑰，发了好一会儿呆。

周瞻尔从会场出来，吹着风走在路边，一手拿着公文包，另一只手臂上搭着西装外套。

其实晚上主办方还安排了其他的活动，但他不想参加，只想一个人找个地方喝一杯。

溜达了一会儿，竟然真的遇见一家中餐馆。

他点了醋熘土豆丝和麻婆豆腐，尽管上次落下胃病之后，他已经被告诫尽量不吃刺激性的食物。

菜很快上了桌，他舀了一勺豆腐放在嘴里，熟悉的味道刺激着味蕾，他忍不住咳了两声，随即放下了勺子。

从前在他们家的餐桌上，这是一道经常出现的菜，吴嗣音的外婆是四川人，麻婆豆腐就成了她为数不多的能拿出手的几道菜。

那个时候，他其实很嫌弃她的厨艺.....

三瓶啤酒下肚，头开始有些昏昏沉沉，菜没动几筷子，米饭更是一口没动，他突然没了吃下去的兴致，于是结账走人。

在路上等出租车的间隙，他打开了微信，点了下置顶的对话框。

指尖正在屏幕上犹豫不决的时候，远处有一个女声尖叫着越来越近。

周瞻尔还没反应过来，怀里突然多了一具温香软玉。

他皱着眉看了几秒怀里这个女孩子，亚洲面孔，一头染得五颜六色的头发，脸上化着乱七八糟的妆。

「中国人？」她眨了眨自己的两只大眼睛。

他没搭话，向后退了一步。

「Japanese? Korean? 」

「你有事？」他冷冷吐出三个字。

女孩仿佛找到了救星，抓着他的胳膊不放手，「快救我，有人要杀我.....」

她话音未落，拐弯处就出现了两个大汉。

周瞻尔莫名其妙地和这三个人被一起请进了警局。

他觉得自己实在是很冤，奈何又不会意大利语，只能连英文带比画，表明自己跟这边三个人毫无关系。

他这边跟那位意大利警官正鸡同鸭讲着，身后的女孩拉了拉他衬衣边，小声说道：「他说，得交了罚款才能走。」

「不是，我.....你跟他说，我跟你们不是一伙的。」

女孩低下头，轻轻抽动着肩膀，「对不起。」

周瞻尔捏了捏眉心，心里烦躁极了，他要是早料到今晚上还有这么一出，还不如去参加那个无聊的晚宴。

「问他交多少。」

那女孩眼中闪过一丝惊喜，迅速跟警官交谈了几句，告诉了周瞻尔一个具体的数额。

周瞻尔点了点头，还不算离谱。

他正要掏钱包，突然想起身上所有的东西在进来时都被搜走了。

「我钱包在外面。」他眉尖蹙了蹙。

「他们不会让你去外面拿钱包交的，只能让亲戚朋友来领人，」她小心翼翼地看着她，声音越来越小，「哥，你在这儿有朋友吗.....」

他没回答，狠狠地敲了下面前的栏杆，低咒了声，「该死。」

过了半晌，才掏出手机，又点开了微信置顶的对话框。

迅速地打了一行字，发了过去。

他盯了手机屏幕一会儿，松了口气，甚至心里有些窃喜。

还好，音音还没把他拉黑。

他心情莫名好了些，连带着看旁边那个惹事精都顺眼了两分。

两刻钟后，吴嗣音踏进了警局，等到她交了罚款，又领了周瞻尔的随身物品，才见到了他。

她瞥了眼跟在周瞻尔身后的女生，把他的公文包和西装外套狠狠地甩给他，扭身就走。

江津安确定他是来意大利来找她的？不是来嫖娼的？

她憋着一股气越走越快，身后的人亦步亦趋地跟着。

「音音，你听我解释，不是你想的那样。」

周瞻尔心里叫苦不迭，又觉得这样的场景似曾相识.....四年前，他们也是这样因为误会分开。

胃里一阵抽痛，他脚步慢了下来，刚才喝过的酒一阵阵往上涌。

「音音.....」

吴嗣音不是听不出他声音里的勉强，脚步一滞，旋即又往前走去。

他们如今非亲非故，他是死是活与她何干，何况他竟然还.....

周瞻尔撑着膝盖，吐在街边的灌木丛里，胃里如火烧一般。

他原本这两年练得酒量可以了，三瓶啤酒完全不在话下，或许是这两天不按点吃饭，胃又娇气起来，隔一会儿就要抗议一下。

「喏，」一瓶水伸到他眼前，他顺着那只柔荑的方向看过去。

吴嗣音不知道什么时候去而复返，正沉着脸站在他身边。

「谢谢，」他心头掠过一丝暖意，艰难地扯起嘴角，冲她笑了笑。

「没事别喝酒，对胃不好.....」她又觉得自己这话别扭，补充道，「你别误会，我就是担心你死我民宿里，晦气。」

「明白。」他笑着应了。

他的音音，还是那么刀子嘴豆腐心，明明脸上挂着显而易见的关切，嘴上依旧不饶人。

他心里燃起些希望。

或许，他可以选择再争取一次，在她成为别人的新娘之前。

周瞻尔和吴嗣音一起坐着出租车回了民宿。

「哥！」

身后传来一声甜甜的女声。

他们俩同时回头。

刚刚那个头发染得乱七八糟的女孩正从出租车上下来，热情地冲他们招手。

吴嗣音瞪了他一眼，转身进了民宿的院子。

周瞻尔被关在了门外，哭笑不得。

那女孩跑过来，摇了摇手里的钱包，咧开嘴，露出几颗小虎牙，「哥，你的钱包掉警局啦。」

周瞻尔道了谢，从她手中接过钱包。

「哥，没想到你年轻的时候还挺帅的。」她坏坏地笑笑，「原来你跟刚才的漂亮姐姐是两口子。」

「你怎么知道的？」

「你钱包里有你们俩照片啊。」

他们俩.....他记得他钱包里是有两张照片，一张是儿子的，一张是她的单人照。

「什么照片。」他疑惑地问道。

「刚我在钱包里找你有没有你的地址，在你钱包里看到的，你们俩的红底证件照。」

周瞻尔愣住了，半晌才仿佛想起来了什么，迅速打开了钱包，翻遍了每个夹层。

等翻到最里面一个，一抹红赫然出现在他眼前。

他小心地捏着照片的一角，手不受控地微微颤抖。

照片上的他们，头靠得很近，音音的脸上带着幸福的笑，而他的表情有些严肃。

他不擅长表情管理，所以除了寥寥的必须拍照的场合，他一般都会拒绝，这一点在恋爱时，他也对她坦诚相告，只是她仿佛不太接受.....

如果有机会，他想跟她再拍一张，他一定会像她一样笑得灿烂。

「帮我个忙怎么样？」他抬头对上女孩提溜转的一双大眼。

「什么忙？」她有点云里雾里。

他将想法和盘托出。

她贼贼地笑笑，故作为难道：「这.....对漂亮姐姐撒谎不大好吧？」

「100 欧。」

她不语，只饶有兴趣地看向他。

「200。」

「300。」

「500。」

「成交。」

他按了门铃，Jessie 出来开门，看到他身后的女孩，一副惊讶的表情。

周瞻尔微微一笑，没有解释。

坐在一楼大厅里的吴瞻音看到他们走进来，赶紧把桌子上的两张照片，塞进钱夹。

周瞻尔把另一只钱包放到了她面前的桌上，「刚才在警局拿错了。」

他垂眸看了眼桌子上的另一只，笑道：「没想到这么多年你还在用。」

他们结婚的第二年，国庆出门旅游，她在义乌的小商品城买了两只钱包，棕色的，款式简单。

他看看自己原来的名牌钱包，拧着眉不想用，她就偏要他换，理由是她怀疑那只钱包是沈云其送他的.....

他被迫换了钱包，一用就是这么多年，即便边都已经卷起，外表的皮也开始脱落，他还是一直在用。

「你不是也在用。」她嘴边升起一抹嘲讽的笑。

「还有事？」

拿钱办事的小姑娘赶紧上前，把今天傍晚的事照着周瞻尔交代的叙述了一番，又添油加醋好一顿渲染，她伶牙俐齿的，很快把事情说得很清楚。

「总之就是，周先生见义勇为救了我，姐姐可千万不要误会。」

吴嗣音摆弄着自己的那只钱包，轻「哦」了一声，「跟我说这些是怎么个意思」，她抬眼看向周瞻尔，「想让我给颁个见义勇为的锦旗？我这儿又不是警察局。」

周瞻尔觉得自己脸有点僵了。

吴嗣音重新打开周瞻尔的那只钱包，取出自己的那张单人照晃了晃，「这个，没收了。」

他站在原地，脸色变了又变，直到吴嗣音的脚步声消失在楼梯尽头，才追了上去。

追到三楼，正捕捉到吴嗣音进门的身影，他赶紧跑过去，撑住门，不让她关上。

「音音，」他呼哧呼哧喘着粗气，「我有话跟你说。」

「我没话跟你说。」她从里面抵住门。

「今儿我不说完自己想说的，绝对不会走。」他表情坚定，「万一你未婚夫知道，你门口彻夜坐了个男人不好吧。」

吴嗣音放了手，周瞻尔趁机跟着她进了门。

她坐在门口的沙发上，斜了他一眼，「说吧。」

「他.....对你好吗？」

「好得很，好得不能再好。」她没好气道。

「那你爱他吗？」

「这跟你这个前夫有什么关系？」

「那就是不爱。」

「关你屁事。」

她脑子一阵阵发晕，指甲掐进掌心里，才稍稍清醒些。

「音音，我这次来，本来只是想看看你过得好不好，看看那个人对你好不好。」

「但是，现在，我后悔了。」他唇线微微抬了下，「我想跟你重新开始。」

「你.....有病吧。」她忍不住脱口而出，「我凭什么跟你重新开始。」

「因为你心里还有我。」他望向她，眼里心里都被她填满。

「我没有。」

「你有。」他往前两步，「音音，别急着拒绝我，也别急着做其他决定，我知道，我出现得很突然，你需要好好消化一下，这一次，我也希望我们都能想清楚。」

「过去，我伤害过你，我让你失望透顶，我罪无可恕，但我希望这次可以争取一个死缓的机会，让我好好补偿你。」

「当然，如果你最后还是不选我，我一定永远地彻底地消失在你面前，再也不来打扰你。」

「说完了？」

「说完了。」

「滚吧。」

「好嘞。」

门合上的一瞬间，吴嗣音的眼泪涌了出来。

她捂着嘴，才不让自己哭出声来。

她原以为自己早就麻木了，即便心底依旧存了他的影子。

却不想再次见他，自己的心理防线还是因为他的三言两语崩溃得一塌糊涂。

尤其是看他捂着胃痛苦的神情，她的心确是被狠扎了下。

这些年，他在国内的那些事她不是不知道，可是她只能当作不知道，只有这样她才能好过些。

她逼着自己不去想他，她逼着自己去忘记他，尽管收效甚微，总算稍稍有了些进步，起码，她不会再在夜里喊着他的名字哭

醒。

可是，他忽然毫无预兆地出现在她面前，说，要跟她重新开始。

重新开始.....

她从来没想过要跟他重新开始，更不知道要怎么跟他重新开始。

虽然她承认自己听了他的话后，是有那么一点点松动，而且这松动还有愈演愈烈的趋势。

她抹了把脸，打开手机，发了条微信给江津安。

「我明天回国。」

周瞻尔神清气爽地回到自己的房间，正好接到江津安的电话。

「你行啊，老周，才一天就把你前妻搞定了。」

周瞻尔听得云里雾里。

「刚刚音音发微信给我说明天要回国，你们不是一起？」

周瞻尔眼睛蓦地睁大，「航班号多少？」

这下轮到江津安云里雾里了，「我问问。」

周瞻尔挂了电话，在屋里绕了十圈，才等到了江津安发来的航班号，他赶紧上网定了张同一航班的，才松了口气。

好险，差点让这丫头跑了.....

第二天，吴嗣音在飞机上看到周瞻尔的时候，一点都不惊讶，江津安要是不给他通风报信，她才觉得不正常。

他坐在她旁边的位置上，一路缠着她，一会儿问她渴不渴，一会儿问她冷不冷，一会儿问她无不无聊。

「老实待着。」她冷冷地看了他一眼。

「好。」他果然一路都老实起来。

广播里说飞机即将落地的时候，她正从梦里醒来，一睁眼，身上除了毯子，还有他的风衣外套。

而旁边的那个男人盖着一条薄薄的毯子缩在座位里，眼睛闭着，眉头微微拧起，仿佛是在做什么不好的梦。

她抬起手，轻抚了下他额头的那个「川」字。

周瞻尔纤长的睫毛微微动了下，睁开了惺忪的睡眼，嘟囔了句，「怎么了？」

她赶紧收回手，「到了。」

「哦。」他揉了揉眼睛，打了个哈欠，「睡得好吗？」

「嗯。」吴嗣音点了点头，把身上的外套还给他，「谢谢。」

周瞻尔微微一怔，笑道：「不客气，为美女服务，应该的。」

周瞻尔一下飞机，就接到了江津安的夺命连环 call。

「好，我马上赶过去。」他表情有些沉重。

「医院有事？」吴嗣音看着他的样子，问道。

「今天早上，沈惟其在外面的女人找上门，泱泱早产了。」周瞻尔紧握住她一只手，怕她一时承受不住。」

吴嗣音一颗心都要提到嗓子眼，「她.....她有没有危险啊。」

「我要回去才知道。」他的手握得更紧了些。

「那你快去。」她脑子里乱哄哄的，由着他握着她的手，「行李我来拿。」

「好，你路上小心。」他轻抱了她一下，「别担心，我会尽力。」

「我知道。」吴嗣音被他抱在怀里，突然很想哭。

吴嗣音赶到医院的时候，只在走廊里的座位里看见了一脸颓然的江津安。

「她怎么样了？」

江津安茫然地摇摇头，「瞻尔还没出来。」

「沈惟其那个王八蛋呢？」她觉得一股火气从脚底蹿上来，无处发泄。

「打了电话，没人接。」

她冷笑两声，「他那私生子呢？」

「七楼血液科。」江津安的声音冷得让人想发抖。

放在往日，江津安肯定不许她任性胡闹，但今天不一样。

他们的决绝被人欺负到家门口了。

「江津安，我要是被抓进去，记得来捞我。」不等他回答，她快步向电梯走去。

到了七楼，她不费吹灰之力就找到了目标。

她推开门，发现沈惟其没在，只有一个年轻的女人在，她笑着开口问道：「您是施颖女士？」

那女人点点头，「您是？」

「哦，我是沈先生的朋友，他有点东西托我交给您，麻烦您出来下好吗？」

施颖答应了声，走出了门。

一出门，一个响亮的耳光就落在她左脸上，打得她晕头转向，耳朵也嗡嗡的，她不可思议地看向吴嗣音。

吴嗣音觉得自己的手臂都打麻了，甩了甩手，笑道：「不好意思啊，见面礼给得有点大。」

「你神经病吧！」对面的女人尖叫道。

其他病房的人听到声音都纷纷探出了头看她们。

「别紧张吗，小声点，」她嘴上叫施颖小声点，自己却扯起了嗓门，「可千万别把你在外面当小三的事弄得人尽皆知了，要不然让你那私生的儿子以后可怎么做人啊。」

有爱看热闹的已经在她们俩周围围起了个圈，饶有兴趣地旁观起来。

「你别胡说，我没有。」施颖踉跄着上前推了她一把。

「诶，你还敢推我。」她被眼前这个表里不一的女人激起了斗志，上前两步，一把拽住对面人的长发，「你敢说你没做小三，你敢说你没破坏人家家庭，你敢说每天出现在这儿的人是你老公？」

施颖默然不语，只是流泪，她的确是不敢。

「我要报警！我要报警！」周围人鄙夷不屑的目光刺痛她的眼睛，她跟了沈惟其这么多年，谁见了她不会客套句「施小姐」，甚至有的会称她一句「沈太太」，她何曾受过这样的侮辱。

「报警？」吴嗣音空出的那只手拨了拨额前的碎发，「报警好啊，报警赶紧吧你们这对狗男女抓起来，就别放出来了，在里面相亲相爱一辈子，千万别出来祸害别人，婊子配狗，天长地久。」

低头看了眼自己胳膊上的抓痕，血乎淋拉地，疼得她直咧嘴，不过这些丝毫不影响她的战斗力，「施颖是吧，你们老施家是做了什么孽了，生出你这么个败坏门楣的东西，上赶着去给人家当三，生怕人家不知道你爱当鸡啊，别人家的床就这么舒服啊？把你家地址给我，我做一回雷锋，给你买张床，保管舒服。」

「要不然，你去我们家睡，我们家鸡窝里还有个位置，我可以勉强不嫌弃你脏。」

施颖坐在地上浑身颤抖，头发乱糟糟的蓬成一团，嘴里念叨着，「报警，报警。」

一个不明状况的小护士拨开人群，睁大眼叫道：「沈太太，这是怎么了？」

吴嗣音觉得这称呼刺耳得很，她冲小护士招了招手，「来，来，来。」

小护士哆哆嗦嗦地向前，问道：「什么事啊？」

吴嗣音一把拉过她，苦口婆心地说道：「这某太太可不能随随便便叫啊，这叫对了没啥奖励，这万一叫错了，把一个妾，哦，不对，外室，外室可能也不算，顶多一坐台小……」

她眉毛轻轻一挑，终于在人群中看到了她想看到的那个人。

沈惟其穿越人群走到最前面，脸上并不恼怒，反而带了些温和之色，冲吴嗣音微微颌首。

「沈总，别来无恙啊。」她不动声色地挡在他和施颖中间。

「好久不见，音音。」他扯了扯嘴角，看了眼滑坐在地上的施颖，「看在我和周副主任的交情上，给我两份薄面。」

「惟其，救我……」施颖含着泪哭道。

沈惟其没说话，微不可见地皱了下眉，施颖毕竟曾经是他的人，如今也还是行行的妈，他实在不想闹得太难看，但音音……

泱泱这位闺蜜又实在不是好惹的，从前总觉得她不过是说话爽快些，总还是个娇娇柔柔的小姑娘，尤其是对着周瞻尔那一家子如狼似虎的，更是只能回回伏低做小。直到几年前他在音音工作的酒店有饭局，亲眼见她对着无理取闹的顾客骂人不带脏字，应是逼着对方一句话没得说，才发现原来她口才这么好，以至于他听到她当年在酒店被打的消息都有些不敢相信。

更重要的是，音音是泱泱从小到大最好的朋友，以他如今和泱泱的关系，实在是开罪不起音音，况且她如今摆明了是替泱泱出头，自己一旦为施颖说话，传到泱泱耳朵里岂不是更加恨他，为了脐带血的事，泱泱已经对他心如死灰了……

他看了眼施颖，没上前。

「哦，说起周瞻尔，当年我都还没替他调教过二房呢，如今沈总打算怎么谢我？」她嘲讽地看着沈惟其，啧啧两声，「本来我都打算给周瞻尔一个机会了，这会儿你说你们俩有交情，我倒是要再好好考虑考虑了，近墨者黑啊.....」

周瞻尔匆忙上楼来，正好听见那句给他一个机会，蓦地愣在原地。

她在给自己机会？他心头掠过狂喜。

周瞻尔拨开人群，径直向吴嗣音的方向奔去，一把把她护在怀里。

她胳膊上的殷红晃得他眼睛痛，他下巴抵在她乱糟糟发间，帮她捋了捋凌乱的发丝，低头问她：「痛不痛？」

吴嗣音被他抱在怀里，胡乱摇了摇头。

她忽然很想哭.....太久没感受过这种被紧紧抱在怀里的感觉，太久没有可以放心依靠的人。

离婚四年，一别三年，在异国他乡，她早就学会了一个人去解决所有事，只是她也忘了自己有的时候也需要一个温暖的港湾去停靠

而此刻，他在身边，剩下的一切她都不需要再担心。

她前所未有的心安。

吴嗣音和施颖被警察叔叔带到了派出所，做完笔录，又一顿教育之后，终于放了人。

周瞻尔请了假全程陪着她，而施颖那边，只有沈惟其的一个助理。

吴嗣音忽然觉得她有点悲哀，没名没分地跟了沈惟其这么多年，对他来说又算什么，不过是一个泄欲的工具，要不是侥幸生了孩子，只怕这会儿早就不知道被丢到哪个犄角疙瘩了。

不过，就算沈惟其不是好东西，她也还没圣母到去同情施颖这个小三，瞥了眼那边，她走出了派出所。

外面的天蓝得没有一丝杂质。

吴嗣音觉得整个人都神清气爽，这才想起什么来，一把抓住旁边周瞻尔的胳膊，紧张地问道：「泱泱怎么样了。」

他见她紧张兮兮的样子，摸了摸她的发顶，笑道：「这会儿才想起来，母女平安。」

「真的？」吴嗣音惊喜极了。

周瞻尔点头，按了下车钥匙，「走，赶紧回去看咱干闺女去。」

吴嗣音纠正道：「是我干闺女儿，关你屁事。」

周瞻尔呵呵笑了两声。

「周瞻尔，谢谢你啊，我捞你一次，你捞我一次，咱俩就算扯平了。」吴嗣音坐在副驾驶上，振振有词。

旁边开车的周瞻尔无奈道：「这账你倒是挺会算。」

「音音，明天儿子三年祭，一起去看看他吧。」他握住方向盘的手更用力了些。

空气凝滞了半瞬，吴嗣音觉得自己的心脏仿佛被一只手握住，搓圆捏扁，疼得厉害……

「好。」她脸色惨白，半晌答应道。

他伸出右手，快速握了下她的手。

车子开进了医院专门留给职工的停车场内。

吴嗣音伸手去解安全带，怎么也解不开。周瞻尔俯身过去，帮她解开。她温热的呼吸扫在他侧脸，一下又一下。

他手心很快沁出了一层汗，低头轻碰了下她的唇。

她抬起头满眼皆是茫然。

他笑笑，「高兴点。」

吴嗣音先去产科病房看了何止决，还未开口，眼泪先涌出来。

「音音，到如今这个地步了，还是离婚就能解决的吗？」何止决语气平静，「就这么放过他们，不是太便宜那对狗男女

了。」

她语噎，手反复蹭着床边的栏杆。

「也是怪我，最后还害得自己女儿都没法足月出生。」提起女儿，何止泱眼中总算有了一点人气儿。

「都过去了，我干女儿现在不是好好的，往后好好养，还怕不白白胖胖的，只怕她将来还要怨你，嚷嚷着要减肥呢。」

她拍拍泱泱的手。

提到未来，她们相视一笑，总算稍稍有些轻松。

「对了，你跟周瞻尔怎么样了。」

「哦，我来这么久，还没看看闺女呢，我先去看看啊。」

她一溜烟儿地跑了，留下何止泱一个人笑着摇摇头。

周瞻尔再看见吴嗣音的时候，她正站在新生儿科的玻璃窗前，朝里张望着。

他怕她触景生情，快步向那边走过去，正听见她嘴里念叨，「儿子，你要是还在，媳妇儿都有了，瞧瞧，多漂亮的媳妇儿，还自带上亿嫁妆，好了，现在这些不知道将来都便宜哪个臭小子了。」

他站在原地，哭笑不得。她果然还是那个爱财如命的丫头……

第二天，周瞻尔在墓园门口碰见吴嗣音的时候，愣了下。

她手里捧了盆仙人掌。

察觉到他诧异的目光，她撇撇嘴，「送谁都送栀子花，有没有创意.....看什么看，仙人掌，谁碰谁扎手。」

他笑笑，是她的风格。

儿子的墓前打理得很干净，左右放了一辆小汽车和一个陶瓷的玩具熊，她认得，那只熊是她寄回来的。

正中间放了一张照片。照片上的婴孩小脸胖乎乎的，瞳仁墨黑，小嘴微微长着，仿佛在笑。

是泛儿，是她的儿子。

吴嗣音蹲在儿子墓前，指尖划过照片上儿子的笑脸，不由得双手捂住脸，呜咽出声，眼泪从指缝里不断流出来。

周瞻尔抑制住内心不断翻涌的那股酸意，蹲下来，环住她。

「对不起，对不起.....」她声音沙哑。

他吻了吻她的发顶，轻声在她耳边说：「不要对不起，是你把他带到世上来，让他有机会看一眼这个世界，虽然只有短短一个月，但我相信他一定觉得很幸福。音音，对儿子，我们都尽力了。」

他握住她的手，「放下吧。」

放下，她可以吗.....

吴嗣音是去周瞻尔值班室拿湿巾的时候，发现他抽屉里的那摞信的，整整一百多封，几乎堆满了抽屉。

每一封上都写着，音音收。

她一封一封拆开，码在桌面上。

熟悉的字迹映入眼帘。

「音音：今天是我住院的第十天，再住两天就能出院了，现在回想起被送进医院的那天，恍如隔世。生死之间，我最先想到的竟是，这辈子或许不能再见你一面。妈哭着骂我，喝死了一百了，我知道以后不能再这样，为了他们，我也不能再这样了。」

「音音：今天是儿子的一岁生日，我在墓地坐了一整天，你还是没来，你大概在忙吧。回想一年前，你经历阵痛，把他带到这个世界上.....不要自责，你对他来说，是最伟大的妈妈。我替儿子说一句，辛苦了，谢谢你。」

「音音：前几天你原来的同事小余，把她的喜帖寄到了家里，我以你的名义随了份子钱。想起来，我竟没给你一场像样的婚礼。对不起。」

「音音：今天很想你，想到买了一张飞意大利的机票。」

「音音：奶奶去世了。」

「音音：儿子的两周年忌日，你还是没来，但是寄来了一只小熊，我放在了儿子旁边陪着他。我今天告诉儿子，你妈很想你。」

「音音：今天是我们结婚六周年纪念日，我做了一桌子你爱吃的菜，破例喝了两杯。不知不觉，已经六年了。爱你。」

「音音：生日快乐，祝我最爱的女孩儿永远幸福，永远美丽。」

「音音：我买了你最爱吃的巧克力。」

「音音：明天我要去意大利了。想见你。」

字迹被渐渐润湿，她抬手摸了摸那盒 Domori 巧克力，倏地回头，不期对上周瞻尔那双深情的眸子。

「音音.....」他喃喃地喊着她的名字。

她站起来，从他身边经过，这次，他没拉住她。

有那么一瞬，她很希望他能拉住她。

她逃了，落荒而逃。

两个月后，机场。

吴嗣音抱了抱来送她的何止决和江津安。

「泱泱，节哀。」她看着眼前一袭黑裙瘦得不成样子的泱泱，心疼得不行。

半月前，沈惟其自杀，把整个沈氏和名下所有动产不动产，都留给了泱泱和女儿。

泱泱摇摇头，漠然地说：「我不伤心，路是他自己选的，他自己觉得无愧于心就好，但我，这辈子都不会原谅他.....」

「别说我了，周瞻尔怎么不来送你？」

吴嗣音勉强地笑笑。

自从上次，他们再也没照过面，都互相避着彼此。

有些伤疤，表面看起来是好了，一旦表皮脱落，内里却还是血淋淋，让人见了就想退避三舍。

而她和他，或许都还需要很长的一段时间去疗伤，才能坦然地站在彼此的面前。

她朝他们挥挥手手，拖着行李箱向安检口走去。

「音音，吴嗣音！」

吴嗣音回头。

周瞻尔正站在不远处，气喘吁吁地瞪着她。

他快走几步到他面前，大力拽住她手腕，「又想跑？这次准备跑多久？」

她见他着急，突然有点想笑。

「不准备再回来了。」她正色道。

「吴嗣音，你真是……」他咬着牙说完，掏出手机打开了订机票的软件，「我跟你一起走。」

「你幼不幼稚啊，周瞻尔。」吴嗣音把手抽出来，反握住他的手，笑道。

周瞻尔呆住。

「瞻尔，我不会再跑，只是我还需要点时间，」她把脸埋在他胸膛，「你愿意等我吗？」

他眼底一片猩红，唇瓣微微抖动，「我愿意，不管多久，我都等你。」

他抬起手，紧紧地拥住怀里的人。

这一等，就是两年多。

他每天都要电话骚扰她，只要一有时间，就飞意大利看她。

他们仿佛成了热恋中的小情侣，连一丁点儿的小事，都要分享给彼此。

这两年，周瞻尔求了无数次婚，奈何吴小姐就是不点头。

「你是不是还想着你从前那个未婚夫？」电话那头的男人声音沉沉。

「呵，你知道我有未婚夫还来招惹我。」

「我那时候哪还管得了那么多，我一想到你要跟别人结婚，心脏病都要犯了。」

「那我就更要好好考虑考虑了，动不动就犯心脏病，可见身体不咋好，这火坑我可不能跳。」

「我身体好不好你心里没数啊，你别打岔，赶紧回答我问题。」

「我怎么不记得自己有什么未婚夫啊？你不都知道，那是江津安故意蒙你的。」

「那那个男人是谁？」

「哪个？」吴嗣音一头雾水。

「我第一次去民宿那天傍晚，去接你的那个男人，还跟你一副亲密的样子。」

「白痴！那是我表哥。我们一起去参加我侄子的毕业音乐会。」她愤愤地挂上电话，不想理这个脑子有泡的男人。

电话那头的周瞻尔满意地点了点头。

过了两天，吴嗣音接到了周瞻尔妈妈的电话。

「音音啊，从前都是我鬼迷心窍，亏待了你，好孩子，妈给你道歉，你就答应瞻尔吧，你在他身边，我们才安心。」

她笑笑，客套了两句，才放下电话。

她自认不是什么宽容大度的人，对于有些事也始终无法释怀，但为了周瞻尔，她愿意去一试，但前提是她不会再委屈自己一分一毫。

这天，吴嗣音照常边晨练，边跟他煲着电话粥，一转角，他就那么猝不及防出现在面前。

「吴小姐，您的早餐到了。」周瞻尔指指手里的那袋油条。

她怔怔地看向他，忘了向前。

「真能折腾人，昨晚电话里非说今天早上要吃油条，不给吃，就要分手」，他走过去牵起她的手，带着她往回走，「我可是连夜跟家里的阿姨学了怎么炸油条，又定了一早来这儿的飞机，去中餐厅借后厨。」

「我怎么知道你真的当真了.....」她小声嘟囔道。

「你哪句话我没当真过？」他咂了咂嘴，饶有兴趣地看向她，「说吧，怎么补偿我？」

「你要怎么样？」

「今晚请我吃肉怎么样？」他向她耳边吹了口气，暧昧道。

「不行。」她斩钉截铁地说道。

「为什么？」他脸色微变。

「因为不是我想吃，」她顿了顿，拉着他的手放在自己的小腹上，「是他想吃。」

周瞻尔停住脚步，瞳孔微微抖动，「音音，是真的？」

「假的。」她没好气道，甩开他的手，大步向前去。

他怔了下，又赶紧快步追上去，「音音，你慢点。」

第二天，周副主任带着老婆孩子回到了祖国的怀抱。

结婚三年，离婚四年，异地恋爱两年，他心底的那个人终于再次愿意给他一个名分，周副主任激动得老泪纵横。

吴嗣音的这个孕期很不好过，几乎每天必吐，吐到天昏地暗，被送进医院吊水。

随之而来，是脾气变暴躁，看谁都不顺眼，尤其是看周瞻尔，一言不合想跟他吵架，虽然多数时候是吵不起来。

因为周瞻尔不敢吵.....不只是因为她现在怀孕了，更因为她现在一吵架就喜欢翻旧账，连他结婚前甚至是遇见她之前的那些账也要跟他一并算。

「周瞻尔，我上次让你把你爸妈家那张你跟沈云其的合照烧了，你烧没烧？」她皱着眉问他。

「音音，爸妈家的东西我随便动不好吧，再说这样显得你多小肚鸡肠，会破坏你完美的形象。」周瞻尔在旁边，一脸狗腿子的样子。

「你肯定就是不想烧，你心里肯定还有她。」吴嗣音说着就要掉下眼泪来。

「好，好，好，烧，我烧……」他投降。

怀孕的女人果然不讲理，唉，实践出真知啊。

几个月后，吴嗣音生下了一个女儿。

虽然她早就知道是女孩，但真的听到周瞻尔在自己耳边说，是个漂亮女儿的时候，还是忍不住红了眼眶。

周瞻尔轻声安慰着她，他不是不明白她的想法，他又何尝不是，盼望着有一天泛儿能回来重新做他们的儿子……

「我知道，我会好好疼女儿的，她与儿子一样，是我身上掉下来的肉，」她嘟着嘴，大颗大颗眼泪砸在他手背上。

「来，快看看我们漂亮的小姑娘。」护士将女儿轻轻放在周瞻尔的怀里，「长得可真好看。」

他抱着女儿走到产床边，给她看。

吴嗣音在女儿的小脸蛋上吻了吻，哽咽道：「宝宝，妈妈会好好爱你。」

周瞻尔拨了下她额前被汗水湿透的碎发，俯身吻了吻吴嗣音的额角，又亲了亲女儿，「音音，辛苦你了，我会好好爱你们。」

她笑了笑，虚弱地抬起手，「拉钩。」

她的人生，虽有缺憾，终归圆满。

执子之手，此生不弃。

□ 哎呀呀呀呀我是仙女

浏览器扩展 Circle 阅读模式排版，版权归 www.zhihu.com 所有